



歷代曲話彙編

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清代編 第五集

俞爲民 孫蓉蓉 ◎ 編

2
黃山書社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重點資助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國家“985工程”“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項目

I207.37/26=2
:1(5)
2008

歷代曲話彙編

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清代編 第五集

俞爲民 孫蓉蓉 ◎ 編

黃山書社

目錄

黃本銓	一
粉墨叢談	二
王德暉 徐沅激	五八
顧誤錄	五九
支豐宜	一三七
曲目新編	一三八
彭翊	一六七
與人論曲書	一六八
脫士	一六九
歌代嘯叙	一七〇
慧業髮僧	一七二
歌代嘯題辭	一七三

沖和居士	一七四
歌代嘯凡例	一七五
醉齋繼主	一七六
梅花夢贅言十四則	一七七
吳長元	一八〇
燕蘭小譜	一八一
小鐵笛道人	二四五
日下看花記	二四六
留春閣小史	三二一
聽春新咏	三二二
張際亮	三九一
金臺殘泪記	三九二
楊懋建	四二五
辛壬癸甲錄	四二六
長安看花記	四五六

丁年玉笋志	四八六
夢華瑣簿	五〇六
四不頭陀	五四七
曇波	五四八
餘不釣徒 殿春生	五六九
明僮合錄	五七〇
藝蘭生	五九五
側帽餘譚	五九六
評花新譜	六二七
蜀西樵也	六四八
燕臺花事錄	六四九
半標子	六七六
菊部群英	六七七
羅摩菴老人	七三二
懷芳記	七三三

黃本銓

黃本銓（一八五三—一九二四），又名協塤，字式權，號夢畹，別署夢畹生、海上夢畹生、鶴窠村人等。清末上海人。早年曾主申報筆政。著有淞南夢影錄、鋤經書、舍零墨、粉墨叢談等，本編收錄其粉墨叢談，所收以香艷叢書所收本為底本。

粉墨叢談

序

莽莽乾坤，悠悠日月，陰陽無間，是色界天情緣所充滿人間世。秀靈之氣，固無往而不鍾；造化之機，亦有蓄而必泄。九州一片淨土，人其贅疣；六合一大戲場，疇非傀儡。迂拘者每多固執，融貫者爲能洞觀。要知眷懷西方，會心別具；寄情南國，相思本同。離離豆蔻之花，灼灼櫻桃之樹。芙蓉色麗，見者魂銷；芍藥香濃，聞之心醉。而况棠嫣杏韻，海上風華；竹脆桐清，吳中材美。在昔已盛，於今尤繁。冠玉郎君，蓮花比面；鑄金弟子，楊柳爲腰。仿佛天仙人，強半霓裳舊隊。別有輕裾艷侶，能爲秦聲；長袖少年，雅善楚舞。一聲羌笛，飛出關山；萬片天花，散落塵壒。隨風絮集，聚水萍逢。蘭如美人，香兮堪挹；菊有佳色，秀也可餐。霞蔚雲蒸，珠聯璧合；色色入妙，簇簇生新。騏驎之群，所以常空冀北；瓊瑤之選，居然畢萃江南。乃自桂窟元音，羽商空按；梨園故實，梗概不聞。甄綜久虛，妍華終秘；後庭花隱，訪艷莫從。仙源路迷，問津無處。幾使笙笛隊裏，繁響消

沉；裙屐場中，流風歇絕。此粉墨叢談所由作也。夫歌翻白紵，群俊喧傳；曲唱黃河，諸伶羅拜。事如許韻，悉屬文人；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烟花矧值夫三月，絲竹復感於中年。地處繁華，時逢饒樂；激揚清濁，擗管消閒。馳騁詞章，藉題抒感，所事不嫌破格，伊人其有遐心乎？爾乃振鐸情天，轉輪香地；晨飛意蕊，夕炳心燈。風送妙花，結而成蓋；月臨玉樹，湛然流輝。情逐境移，影由形起。爲領嬰蘭之趣，遂參靡曼之禪。集舞衫歌袖以相形，約脂彩粉光而使聚。或寫娉婷之玉貌，或傳宛轉之珠喉，或描溫婉之性情，或狀纏綿之意態。或詩或畫，一技必登；或琴或書，片長亦錄。舉凡珠塵玉屑，靡不囊括網羅。鸞翔鳳翥之神，心形手繪；燕蘭鶯花之譜，舊樣新翻。錄仿小名，人繫一傳。雖品紅題翠，艷溢行間，而墮溷飛茵，意在言外。綺懷有托，雅什同鑄。名儻藉詩詞以傳，集宜與金石并壽矣。雖然，習俗移人，賢哲不免；少見多怪，物情類然。鬚眉巾幗之間，品衡詎無一當？牝牡驪黃之外，賞識庸有幾人！聲涉同聲，似尤易滋疑市虎；道非常道，或不免貽誚野狐。則將誣遊戲文章，爲荒唐筆墨；而豈知安懷志量，即胞與規模。東山伎女，亦是蒼生；南部歌兒，罔非赤子。風流未艾，況不獨舊日冠裳；月旦無私，又何異普天霖雨哉？真空無像非像，實際無言非言。神而明之，思過半矣。僕心灰彈缺，氣沮吹簫。骯髒風塵，窮愁傲世；淋漓粉墨，痛哭登場。燕月歌聲，十年夢嚙；吳霜鬢影，幾點飄零。然而萬劫歷殘，

三昧拾得。悟懷絕冥之肆，遊心無量之天。合古今宇宙於一堂，正自形容不盡；分雲月風
 霆爲四部，敢云聲色俱佳。見塔樹而知海影之翻，對鏡花而悟優曇之見。卷中人似曾相識，
 眼前事無可奈何。每當歌罷酒闌，同付一嘆；轉念芳名艷譽，自有千秋。則又藉慰於心，
 并且破涕爲笑。以故無徐陵之文藻，亦序玉臺；非必有韓偓之筆花，始題『粉』字也。嗟
 乎！空中樓閣，彈指皆非；紙上雲烟，轉瞬即變。身世俄驚電石，神仙亦感滄桑。發空谷
 之幽香，夢畹真生九畹；修歌臺之艷史，懺情轉覺多情。作之者難，成亦不易。略窺微旨，
 還質解人。大千世界光明，一切人天歡喜。夭桃紅杏，齊付東風；翠竹黃花，永爲閒伴。
 擲筆化虹之日，相約騎蝴蝶登仙；按圖索駿之人，莫錯認蟾蜍爲馬。光緒歲在強圉大淵獻
 陬月望日意琴室主。

白題粉墨叢談

夢曉生

漫調錦瑟思華年，且約閒愁赴管絃。紅豆子繁新記曲，碧桃花瘦舊傳箋。常教白紵臨風舞，也勝黃壚倚醉眠。艷錦百端歌幾疊，管他人罵柘枝顛。

占斷春江花月場，天魔十六盡成行。四檐紅桂銀蟾鎖（謂蟾仙），一曲青桐紫鳳翔（謂桐蓀）。翠館秋閒雲掩碧（謂翠喜），蘭篴宵靜月流黃（謂蘭仙）。唐鷄味俊春鶯稚，留與詞人話夕陽。

謝盡空花指一彈，歡筵纔上已泛瀾。秋聲譜按銀箏冷（桐秋已返都門），壽字香燒石鼎殘（桂壽色藝極佳，久悲玉殞）。化作鴛鴦仍易散，夢爲蝴蝶不成歡。茫茫恨海終無極，忍把情緣付達觀。

曾住蓬萊最上層，謫居意氣尚飛騰。閒情紫陌春調馬，奇想蒼冥曉駕鵬。書劍飄零塵夢醒，鶯花泛濫鬢絲增。誰憐跋扈詞壇客？哭倒歌場泪欲冰。

道是無情越有情，惺惺相與惜惺惺。朱門挾瑟顏終赤，碧樹聽歌眼獨青。敢以餘桃增罪孽，祇因弱絮感飄零。鸞漂鳳泊休惆悵，我亦春江斷梗萍。

粉香爲澤玉爲田，小錄然脂手自編。如我何能拘禮法，得卿端不羨神仙。刻來楮葉成何用？修到梅花各有緣。春水一池波四壁，與誰共證有情禪？

粉墨叢談

卷上

申左夢畹生戲編 小藍田侍者參校

周鳳林

鳳林，吳人，小字桐蓀。三雅部中妙選也。三雅既歇，子弟散若晨星，法曲飄零，幾至音沉響絕。鳳林遂隸大觀京部，既復改隸天仙。年可二十餘，圓姿替月，潤臉羞花，顧盼生姿，流利馨逸。好事者著梨園艷史，儷以白芙蕖，品曰『娟秀』。我友小藍田懺情侍者見之，曰：『此一朵能行白牡丹也。瑶臺月曉，仙露凝香，花國稱王，洵無愧色。』遂手繪海天國色圖贈之。鳳林雖工京戲，然其擅場者，究在崑曲。所演驚夢、佳期、盜令、挑簾、獨占等劇，柔情綽態，宛轉抑揚。每當月滿、花滿、酒滿之時，掠鬢薰香，拏幪一笑，花枝招展，寫上春屏。見者如遊群玉山頭，不復作塵世間想。性耽風雅，喜與文士遊。談吐風流，一洗脂粉之習，視阿堵物蔑如也。工寫蘭石，偶作花卉，亦頗楚楚可觀。家有古琴一張，暇或清簞焚香，臨風一奏，高山流水，能移我情。近更喜仿簪花妙格，濡毫運腕，疏秀絕倫，且能模寫鐘鼎古文，懸針折釵，盎然古趣。寸縑片紙，人爭寶之。

想九霄

想九霄，姓田，小字虎兒。以秦聲馳名滬上。每一發聲，脆如炙雨鶯簧，一清俗耳。當於柳陰深處，携雙柑斗酒，危坐聽之。貌清妍無俗韻，纖腰一搦，婀娜可憐，楊柳岸十七八女郎，當亦無此柔媚。予最愛其演紅鸞喜一折，朱顏粉頸，婉麗無雙，而一種低徊羞澀之情，時向眉梢微露。娟娟此豸，誠可兒也。及其衣輕綃，握團扇，月明林下，珊珊其來，則又如玉樹一株，搖曳於瑶臺仙闕。性好靜，工圍棋，每偕一二素心人，清簟疏簾，手談竟日，花梢影過，略無倦容。其亦過去因中修得清淨業者歟！

小桂林

姑胥臺畔有妙伶焉。陳其姓，桂林其名，年如荔支娘之數，隸名大雅部。以丁亥新春來滬。滬之人慕芳名久矣，至此無論識與不識，咸以一親玉貌爲榮。每一登場，貂冠滿座，後至者雖欲插足而不能。桂林溫然其容，娟然其貌，羞羞澀澀，顧影生憐，宛如十二三女郎，微露颯颯之致。最愛其演折柳陽關一曲，柔情密意，宛轉遲回。歌至『他鞭絲有分多奇女，你紅粉無依一念奴』之句，泪痕融頰，差疑帶雨梨花，傷心人誠別有懷抱也。邇來屢從周桐蓀

遊，舉止言談，漸臻佳妙，不似從前之乍見生人紅霞滿臉矣。小藍田懺情侍者深相眷愛，字之曰『蟾仙』。

金菊花

金菊花，向在都下，挂籍同順和班。葱蒨玲瓏，艷聞鳳禁。去秋應詠霓主人之聘，航海來申。時年纔十四五耳，而花底鶯喉，已超凡響。一聲初度，幾於飛上九天。貌亦莊雅絕倫，靜穆丰神，時於氍毹間一露。工唱遺翠花、血手印、雙斷橋、明月珠、池水驛諸劇，幽情苦緒，曲曲轉〔傳〕神。洎乎歌罷下場，廣筵伺客，則又天真爛漫，嬉笑無常。竹馬繞床，嬰伊可愛，豈玉府侍書仙謫下紅塵世界耶？何瀟灑出群乃爾也？

胡喜兒

喜兒，鄂人。其父業屠，固赳赳然一武夫也。喜兒則媼曼清揚，輕盈嬌小，一洗老犁牛之所爲。丙戌仲春，偕龔星兒至滬，著錄天仙部。演劇不多，然頗能體會入細。最工游龍戲鳳，嬌羞掩抑，薄怒佯嗔，描繪鄉里小女兒，頗覺聲情逼肖。貌清麗如初日芙蓉，纖塵不染，而其腰支一擗，弱不勝衣，則又如靈和殿前迎風細柳也。工愁善病，歌唇微動，便覺嬌喘如

絲。予嘗謂友人青蓮詩裔曰：『此石頭記中病瀟湘也，當與怡紅公子靜參美人禪，慎勿以我輩三斗俗塵，點污絳珠仙草。』詩裔合十和南曰：『謹受教。』

一汪水

一汪水，秦人，數年前曾注籍大觀園。時年纔十有二齡，童真未漓，憨跳可喜。自大觀既歇，曹部一空，悵望秦雲，久不得美人消息矣。丙戌之秋，經詠霓園主人招之復來，則月滿花芳，已到破瓜年紀，豐容盛鬢，艷若天人；而一點櫻唇，尤覺別饒嫵媚。品花者以『富貴風流』四字目之，洵不誣也。工秦聲，鶯喉一轉，使人意消。每一登場，座無虛位，纏頭之錦，高積如山。同部有人人愛者，歌喉可與之埒，而舜英已謝，無復楚楚丰神。聲價之高，遠不及水。嗟乎！以貌取人，士林且若此，况梨園乎！

粉菊花

秦伶粉菊花，小字奎兒，以丙戌仲冬至滬，行裝甫卸，丹桂園主即以厚幣聘之。年甫十五六，身材瘦削，宛如昭陽殿裏第一人。工爲『繡戶傳嬌語』，閒情逸致，瀟灑出群，不染時下妖淫之態。及演演火棍、泗州城諸劇，禿襟窄袖，飛舞雙刀，則又矯健輕靈，迅如鷹隼，誠菊

部中未易材也。猶憶昔年花旦之文武兼長者，以十三旦爲開山初祖，芳名之噪，幾遍瀛寰，近時余玉琴亦頗得其一體，惜乎珠喉稍澀，未能驚落梁塵。自有粉菊花而舞態歌聲，并皆佳妙，尋常子弟，直欲退避不遑。我友意琴室主遍歷歌場，少所許可，獨於粉郎稱賞不置。惜無柴桑三徑，不能位置幽芳耳。

胎裏紅

自金菊花去後，雛伶之能作秦聲者，幾於風流歇絕。近始得胎裏紅其人。紅與一汪水同來，即同隸咏霓樂部。韶顏稚齒，靡曼動人，其一種秀逸丰神，如觀秋後水蒨花，別饒幽致。爲之誦『堂上簾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關情』之句，覺小兒女情態，非周昉輩所得描摹。其真合雪兒之神，紅兒之貌，顰兒之情，而萃於一身者乎！不重生男重生女，香山老人豈解事哉？

日日紅

日日紅，籍隸同勝和班。初在義錦園演劇，義錦既歇，改籍留春。身材婀娜，淺笑嫣然。工唱青衫，發響探喉，高出雲表，一聲裂帛，四座皆暗，誠有如白香山詩云『曲罷常教善才服，

妝成每被秋娘妒』者。與老生滿京紅足稱勁敵，其合串倒廳門、算糧、登殿、三娘教子等戲，迴腸蕩氣，伊鬱酸辛，如聆河滿一聲，令人雙泪如珠下。聲音之感，竟如是乎！小藍田懺情侍者嘗語予曰：『紅姓朱，本保定良家子，少年流落，誤入梨園。』宜其哀楚蒼涼，情不自己也。

萬盞燈

燕市歌郎李小園，別字瘦仙，俗以萬盞燈呼之。光緒初元挂名大觀樂部，其時定子芳齡恰合闌干之數，雛髮初燥，圓渦漸生，見人則撚帶含羞，兩頰隱隱現紅霞色。閱二年春江遊倦，返棹宣南。京洛軟紅，芳名鼎盛，至有名公巨卿執厚贄踵門，願求一見顏色者。至前年滬上鴻泥，重來印證。初在咏霓曲部，繼又改而之留春。雖番風廿四，已將開到棟花，而柳蹕花嬌，紅矜翠諶，輕盈柔婉，猶足壓倒群芳。暨陽慎獨生素以拘謹著名，友或誘人歡場，輒效温太真絕裾而去。一日在筵上遇瘦仙，予戲援明道先生席上心中語嘲之，生乘無人，附耳低語曰：『予心蕩。』

吳蘭仙

蘭仙爲南皮太守後人，自字號紉秋館主。工畫墨蘭，風枝雨葉，婀娜橫斜，大有馬湘蘭